

纪念
柯南·道尔
诞辰150
周年

永久典藏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下卷）

恐怖谷

最后的致意

新探案

The Valley of Fear

His Last Bow

The Case Book of Sherlock Holmes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杜荣 徐传明 廖晓鸿 译

长征出版社

(永久典藏版)

恐怖谷 最后的致意 新探案

The Valley of Fear
His Last Bow
The Case Book of Sherlock Holmes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杜荣 徐传明 廖晓鸿 译

长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永久典藏版.下/(英)阿瑟·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著;杜荣等译.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9.7
ISBN 978-7-80204-559-0

I. 福… II. ①阿…②杜…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
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7845 号

书 名: 永久典藏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下卷)

作 者: [英]阿瑟·柯南·道尔

译 者: 杜 荣 徐传明 廖晓鸿

策 划 编 辑: 陈计华

责 任 编 辑: 胡高昂

装 帧 设 计: 奇文云海

出 版 发 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 话: 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总 字 数: 2050 千字

总 印 张: 105.5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158.00(全三卷)

ISBN 978-7-80204-559-0

目 录



恐怖谷

上部 庄园里的凶杀案	3
一 警告	3
二 福尔摩斯的见解	11
三 别墅里的悲剧	20
四 黑暗	28
五 角色	38
六 曙光	47
七 真相	55
下部 死酷党人	68
一 奇怪男子	68
二 身主	75
三 维尔米萨 341 分会	90
四 恐怖谷	104
五 恐怖高潮	112

六 险情	121
七 落网	130
八 结局	138

最后的致意

序言	143
一 卫斯里亚寓所	144
上篇 约翰·史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的离奇经历	144
下篇 圣佩德罗之虎	156
二 硬纸盒子	172
三 红圈会	191
四 布鲁斯—帕汀顿计划	209
五 临终的侦探	237
六 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	252
七 魔鬼之足	271
八 最后的致意	293

新探案

杰出的代理人	311
皮肤变白的军人	335
王冠宝石案	352
三角墙山庄	368
吸血鬼	385
三个同姓人	401
雷神桥之谜	416
屈尊的人	438
狮鬃毛	455
带面纱的房客	471

肖斯科姆别墅	481
退休的颜料商	496

福尔摩斯的秘密

推理圣经中遗失的第十一章	513
独家福尔摩斯档案录	519
福尔摩斯的助手	525
福尔摩斯的家人	527
福尔摩斯的死对头	528
福尔摩斯的绅士形象	530
福尔摩斯纪念馆	533
福尔摩斯秘闻	535
福尔摩斯的影响和意义	538
福尔摩斯语录	540
福尔摩斯命运的主宰者	568

恐怖谷



上部 庄园里的凶杀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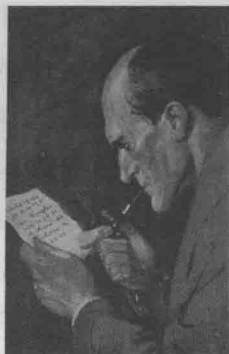
一 警告

“我认为这事应该……”我说。

“我却认为这事应该这么办。”福尔摩斯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是一个很有耐性的人，可是，面对他这样的粗暴无礼，我感到非常恼怒。因此，我沉下脸来对他说：“福尔摩斯，说实在的，你有时真让我难堪。”

他似乎并没听见我的话，而是陷入了沉思，一只手托着头，两眼凝视着刚从信封中抽出来的那张纸条，面前摆着的早点丝毫未动。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拿起信封对着灯光，极其仔细地察看它的外观和封口。



福尔摩斯凝视着纸条

“这是波尔洛克写的，”他若有所思地说，“虽然我总共只见过两次他的笔迹，但我可以肯定，这纸条就是他写的。把希腊字母 ϵ 上端写成艺术体，是他的特色。不过，这张纸条要真是波尔洛克写的，那其中一定隐藏着一个极为重要

的秘密。”

我知道他这些话并不是对我说的，而是在自言自语。但我对这封信也极为关注，因此，他的见解立即引起了我的兴趣，刚才的不快顷刻间烟消云散了。

“难道说你知道波尔洛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是的，但是，亲爱的华生，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你应该知道，波尔洛克是个假名，是个代号，在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阴险狡诈、神秘莫测的角色。在上一封信里，他曾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不是他的真名，并清楚地向我指出，要想在大都市的茫茫人海中抓到他犹如大海捞针，几乎是不可能的。波尔洛克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他本身，而在于与他有着某种联系的那个幕后的大人物。你想想看，鲤鱼和鲨鱼，豺狼和狮子——总之，一个本身不太厉害的东西如果和另一个凶猛的怪物结合起来，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尤其是这个怪物还很狡猾阴险。我眼中的波尔洛克就是这样一个怪物。华生，听说过莫里亚蒂这个人吗？”

“你说的是那个教授，那个老奸巨滑的罪犯吗？他在那伙人中的名声犹如……”

“不要乱发议论，华生。”福尔摩斯又打断了我的话。

对于福尔摩斯的再次无礼，我很不高兴，立即改变了主意说：“没有啊，我的意思是，他的名声犹如一个普通人在大众中一样默默无闻。”

“嘿嘿，华生，看不出你还真机灵！”福尔摩斯大声说，“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狡猾的，嗯？还带点幽默哩。不过，我可要小心一点了，如果像你这样把莫里亚蒂的行为称做犯罪的话，从法律角度讲，是公然的诽谤啊。迄今为止，他算得上是一个最大的阴谋家，一切罪恶的策划人，是黑社会的领袖，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个可以操纵民族命运的智囊！然而，像这样的一个人，许多人根本不了解他，他从来没有受到过一丁点儿辱骂和指责，他非常善于为人处世，而不太喜欢自我表现。总之，从表面上看，他在任何人的印象中都只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学者。因此，如果你真的像刚才这样去评论他，他完全可以把你告上法庭，而你则会被判罚一年的薪金去补偿他的名誉损失。你常标榜自己喜欢钻研自然科学，那你知道《小行星力学》这本书吗？你知道这部书的作者就是莫里亚蒂吗？这部书中罕见的纯数学的研究，在当今科学界还没有人能对它提出什么异议，对于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泰斗——至少表面上他给人的印象是这样

的——你若要去中伤他，到头来会有什么结果呢？我想，这只能使你们各自再获得一个有趣的头衔——‘信口雌黄的医生’和‘受人诽谤的教授’。那可真是天才呢！华生。但是只要这些坏蛋弄不死我，那么，总有一天我会把他们送进监狱。”

“我真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我发自内心地说，“可是那个波尔洛克……”

“噢，对了，这个所谓的波尔洛克应该是这个链条上的一环，而且，我相信，他距离那个庞然大物并不遥远，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

“按你的分析，只要我们攻破薄弱的一环，那个庞然大物的全局也就不稳固了，是吗？”

“理论上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所以，我觉得应该从波尔洛克下手，他的本质并不十分坏，加之我暗地里送他一些十镑的钞票，对他进行适当的鼓励，他也给过我一两次有价值的消息作为回报。这些消息虽然不能让我直接地去抓住这些凶犯，但它们却能预先告知我将会发生什么事，并且我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制止这一罪行的发生，我确信，只要我们手里有密码，我们就能够发现这正是我前面说过的那种信。”

于是福尔摩斯又把那封奇怪的短信铺开，放在桌子上，我走到他身边低头注视那些神秘的符号，只见上面写着：

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

DOUGLAS 109 293 5 37 BIRLSTONE

26 BIRLSTONE 9 47 171

“福尔摩斯，这里边有什么门道吗？”

“当然，这明显是一种密码。”

“问题是我们只有密码信，而没有密码本，这不等同于拣到一张废纸吗？”

“在这种情况下，密码本是派不上用场的，华生。”

“为什么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许多密码对于我来说，就像读报纸通告栏里的暗语一样，完全没什么

障碍。那些看起来使人迷惑不解的东西，只能使我感到非常有趣，而不会感到一丝厌倦。可是这封信就难办了，显然，它是指的某书某页上的某些字词，虽然这一点很明确，但在不知道是怎样的一本书的情况下，这是一件万分为难的事。”

“那为何又要道格拉斯(DOUGLAS)和伯尔斯通(BIRLSTONE)这两个词呢？”

“因为这两个词不是每本书上都容易找到的。”

“那他为什么不给我们指明是哪本书呢？”

“唉，可怜的华生，换做是你，你会那样做吗？把密码信和密码本放在一起是多么危险啊，信件一旦投错，那不就暴露无遗了！如果分开装，除非两次都投错才会出乱子。我想，我们应该准备收第二封信了，如果这封信仍不能让我们明白破译这些密码的方法，那才是奇怪的事呢。”

福尔摩斯不愧为料事如神的侦探，没过几分钟，小仆人比利送来了一封信。

“笔迹完全相同，而且还签了名。”福尔摩斯一面打开信笺一面兴高采烈地说，“这下好了，我们有进展了。”

我正等着他的好消息，可是当他看完信以后，双眉却再次紧锁起来。

“唉，华生，这封信让我很失望，恐怕我们的期待要落空了。希望波尔洛克平安无事。我给你念念这封信吧：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这件事我不愿再干下去了。他开始怀疑我，我看得出来他已经怀疑我了，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当我写完通信地址并打算把密码索引寄给你时，他突然来了，幸亏我及时把信藏了起来。要是被他发现的话，那我就完了。但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出，他有些不信任我了。你把我寄给你的密码信烧了吧，因为它对你来说已没有任何用处了。

弗洛德·波尔洛克”

福尔摩斯反复折叠着这封信，故作轻松地说：“也许根本没发生什么，只不过他心虚，过于恐惧，自认为做了叛逆者，于是觉得别人的眼里都带着不信任的

神色。这只是杞人忧天。”

“他指的那个人就是莫里亚蒂教授吧。”

“不错，那伙人中一提到‘他’，都知道指的是谁，他们中只有一个发号施令的‘他’。”

“他真的如此可怕？”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想想吧，我们的对手是一个一流的智囊，在他的后面，还有黑社会的强大势力。不过，这个波尔洛克也太胆小了，瞧他，吓得笔都握不住了——这字可写得真难看，分明是在极度慌乱下写成的。”

“我不明白，波尔洛克何必冒险写这封信呢？干脆放下不管不是更安全？”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实际上，波尔洛克除了怕莫里亚蒂以外，还对我有几分畏惧。他怕我找不到解码的方法时会去找他，给他带来更大的危险。”

“哦，”我再次拿起那封写着密码的信说，“遗憾的是，明明知道这张纸里包含着重大的秘密，却无法进一步了解它，这会把人急疯的。”

这一次，福尔摩斯没有答话，他推开面前尚未用过的早点，点上了烟斗，这是帮助他思考的最佳伙伴。他仰靠在椅背上，两眼凝视着天花板，很缓慢地说：

“华生，我想你枉称有马基雅维里（编译者注：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的才智，居然遗忘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还是让我们以推理来分析考虑吧。嗯，编写密码的这个人是以一本书作为蓝本的，我们就从这里下手吧。”

“可是我们并没有有把握的出发点啊。”

“那我们考虑一下把范围再缩小一点。我很自信，任何事物，当我认真地研究它们的时候，就不那么高深莫测了。来，让我们看看能否发现一些可以找出这本书的迹象呢？”

“很难，没有一丝痕迹。”

“用用脑子，华生，事情不至于糟糕到这地步吧。这封信，开头是一个 534，对吗？让我们来做个假设，534 是密码所在的页数，这一定是一本很厚的书。看，有一点儿进展了！我们继续往下，第二个符号是 C2，按照我刚才的推理，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呢？”

“应该是说第二章吧（编译者注：英文中的栏和章均以字母 C 开头）。”

“我倒不这么看。听听我的理由吧，华生，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前

面既已指出了页码，章数也就无关紧要了，对吧？再说，如果第 534 页还是第二章的话，这本书的第一章也未免太长了点吧。”

“那应该是代表第几栏！”我兴奋地大叫起来。

“哈哈，我的眼光没错，真是高明，今天早晨你表现得真出色啊，如果这不是第几栏，我可要误入歧途了。好啦，我们可以整理一下思路了：一本非常厚的书，每页又分两栏排印，而每一栏又相当长，因为信中有一个词是 293，看看，我们还能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我想就这些了吧。”

“不要气馁，华生，你的智慧远远没有发挥完，再动动脑筋！如果这本书不常见的话，波尔洛克一定早已把书寄给我了，既然他没把书寄给我，只是准备在信里把线索告诉我，那么这一定是一本很容易找到的普通的书，他有这样的书，我也应该有。”

“有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试着找一本厚书，并且是一本普通的分两栏印的厚书。”

“《圣经》！”我有几分自负地判断说。

“嗯——可是，说句你不太喜欢听的话，华生，我觉得这并不十分正确，《圣经》不会被一个恶棍经常带在身上吧？再说，《圣经》的版本那么多，要做到两个版本页码都相当，《圣经》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本书应该是版本统一的，这样，波尔洛克才肯定那本书的 534 页和我能找到的 534 页完全相同。”

“我承认你说的都有道理，可是符合这些条件的书太少了。”

“这正好，我们搜寻的范围缩小到了版本统一而又是人人都有的书了，这正是我们的线索啊。”

“萧伯纳的著作？”

“华生，你能想好了再说吗？萧伯纳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简洁，词汇量较少，因而很难选择用它来传递资讯。我看，萧伯纳的著作最好还是排除吧。同样的道理，字典也应该排除，除去这些，还有什么书能符合条件呢？”

“年鉴！”

“啊，棒极了！华生，我真幸运能交上你这个朋友，你总能在关键时刻阻止我陷入迷宫，一本年鉴！现在，我们就来仔细地考查一下《惠特克年鉴》的条件吧，它有符合我们需要的足够多的页数，并且分两栏印，也算是一本常用的书，显然，它开始的词汇很简练，但是，结尾就显得很啰嗦了，让我们来验证一下吧。”福尔摩斯从书架上面拣出一本《惠特克年鉴》来，并翻到 534 页第二栏，而后满脸喜色地对我说：“这一栏真是太长了，是讨论英属印度的贸易和资源问题的。华生，请把我念的这些词记下来吧，第 13 个词是‘马拉塔’，啊，这不像是一个正确的开端，再看看下一个，第 127 个词是‘政府’，虽然这两个字对我们和莫里亚蒂教授都有点离题，但也许还比较实际。我们再试试看，马拉塔政府又怎么样呢？有这样一个政府吗？哎呀，完了！华生，我们又失败了，下一个字是‘猪鬃’。这次又没希望了。”

表面上福尔摩斯像在玩玩笑话，可是从他那颤动的浓眉我却看出了他内心的失望和恼怒。虽然我觉得把一个政府和猪鬃联系起来非常好笑，但失败的结果却使我笑不出声来，我颓然坐在那里，两眼凝视着壁炉，心中十分苦闷。

忽然，福尔摩斯站起身来，发疯般地奔向书橱，从里面拿出了另一本黄色封面的书来，他神情异常地激动，以至于打开书的时候手指都微微有些颤抖。

“华生，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太追求新东西了！”他大声说，“不切实际地去赶时髦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今天是一月七号，我们就赶着买了这本新年鉴。波尔洛克很可能是根据那本旧年鉴来制作的那封信，我敢打赌，如果不是那个莫里亚蒂突然出现的话，他寄给我们的说明信一定与我所猜测的一样。好了，不说废话了，还是让我们来继续破译密码吧。噢，华生，第 534 页第 13 个词是‘There’，多么好的一个开端啊，华生，快记下来。第 127 个词是‘is’——

There is 这两个词不正是一种最佳组合吗？”福



福尔摩斯激动地打开书

尔摩斯兴奋得两眼发光，细长的手指不停地颤抖着，“‘danger’哦，好极了！‘There is danger——may——come——very——soon——one’（‘危险即将降

临到某人头上’),紧接着是‘Douglas’(‘道格拉斯’系人名)。再后面又是‘rich——country——now——at——Birlstone——House——Birlstone——confidence——is——press’(‘确信有危险即将降临到一个叫道格拉斯的富绅身上,这个人现在住在伯尔斯通村的伯尔斯通庄园,十万火急’),啊!华生,你看我们由推理而获得的结果是多么正确,我早就说过推理是多么重要的一种方法了。啊,华生,真是太好了,如果鲜花店有桂冠这种商品出售的话,我一定叫比利去买一顶来。”

在福尔摩斯破译这些密码的同时,我也将这些译出来的重要信息草草地记在了放在我膝上的大页书写纸上。我全神贯注地读着这些奇怪的词句。

“我总觉得波尔洛克表达意思的方法有些怪异,但把整个意思连缀起来又显得有些勉强。”我说。

“恰恰相反,我倒认为他干得太漂亮了,”福尔摩斯说,“在一栏文字里找出全部合适的字来表达你的意思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一定每个词都能找到,所以只能表达个大概,让你的收信人靠自己的理解去揣测。但这封信的意思却表达得非常清楚明白。他说有一些恶棍正在密谋去危害一个叫做道格拉斯的富绅,他确信,但他找不到‘Confident’(确信)这个词,只能找到一个与它相近的词‘Confidence’(信任)来代替——事情已到千钧一发的危险境地了。这就是我们研究出来的结果。对于我们的成果,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福尔摩斯如同一个真正的、造诣很高的艺术家一样,就算是在他没有达到自己孜孜以求的高标准而暗自失望的时候,对于自己已取得的进展也会产生一种不带自我夸耀的欣喜。这正是使他在工作中既不气馁不骄傲,又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的优良工作作风。当小仆比利推开门,把苏格兰警局的警官麦克唐纳引进屋来时,福尔摩斯还沉浸在自己成功的喜悦之中。

让我们再来认识一下麦克唐纳警官吧。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麦克唐纳还是一个年轻人,可是,由于他经手的案子都完成得十分出色,因而短短几年的功夫,他在侦探界已成为一个深受信赖和关注的重要人物了。麦克唐纳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一看就知道有惊人的体力;高大的颧骨上面是一双深邃而炯炯有神的眼睛,两道浓黑的眉毛,这些无一不显示着他敏锐的洞察力。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一丝不苟的实干家。性格坚强而倔强,说话带有浓重的阿伯丁港口音。

在这以前，福尔摩斯曾经成功地帮助他办了两件案子，这个苏格兰人因此对他的业余同行非常尊敬和佩服，于是，每逢碰到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的时候，他就会老实地来向福尔摩斯请教。一个庸材看不出谁比自己高明，可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却能立刻承认别人的天赋。麦克唐纳是一个很才干的人，他深深地知道向福尔摩斯请教并不是一件耻辱的事，因为无论是在经验上还是在才能上，福尔摩斯都称得上是欧洲独一无二的侦探了。另一方面，福尔摩斯帮助麦克唐纳办案，所得的唯一酬劳就是解决疑难时的快乐。福尔摩斯不喜欢结交陌生人，可是他对这个高大的苏格兰人却并不反感，也许是这个人每次出现都能给他带来快乐吧。因此，见到麦克唐纳时，他总是面带微笑。

“你来得真早啊，麦克先生，”福尔摩斯微笑着说，“过得还顺利吧？你的来访，总让我担心又发生了什么案子，对吗？”

“福尔摩斯先生，我认为如果你不说‘担心’而说‘希望’或许更符合你的心意吧？”这个警官会心地微笑着回答，“可以来一小杯酒吗？清晨的寒气真让人受不了，可我不得不赶路，因为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当一件案子发生后，最初的时间是最珍贵的。”

警官一边说着，一边带着职业的眼神扫视着房间，他的目光忽然接触到了桌上所放的那张纸——那张我草草记下的破译密码的纸。

“道格拉斯！伯尔斯通！”警官睁大了眼睛结结巴巴地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福尔摩斯先生，难道你是预言家不成？你到底是从哪儿弄到这两个名字的？”

“哦，这是我和华生医生偶然从一封密码信中破译出来的。怎么，这两个名字出了什么问题吗？”

警官满头雾水，迷惑不解地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

“是的，”他说，“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今天清晨被人杀死了！”

二 福尔摩斯的见解

这是一个充满了戏剧性的时刻，而福尔摩斯好像就是专为这样的时刻而生存的。刚刚还在绞尽脑汁地破译那古怪的密码，成功的喜悦还没有减退丝毫，